

題目：留魂

一群工人在風雨裡工作著，頂著愈發強烈的風勢，眾人趕在颱風登陸前將尚未完工的部分處理好，固定鷹架免得颱風摧毀眾人努力已久的成果。

這是所中學校，他們的工作便是趕在開學前改建舊校舍，不巧的是，颱風也挑在即將完工之際來台。

將帆布緊綁在鷹架上，在完成固定後，他望向遠處家裡在的方向，想著要早點趕回家，那怕風雨的妻子還在家裡等著他。

腦袋轉著思緒，他小心翼翼地架上攀爬，麻布手套早因被雨淋濕失去摩擦力，他只能緊抓著支架以免一個不小心滑了下去。

但，無論再怎麼小心，意外終究無法避免。

突地，一陣狂風大雨吹過，不知是哪沒綁緊的帆布被風吹開，直接打在他的臉上，努力撇開擋著視線的帆布，在施力時身體卻因重心偏移而滑動。即使雙手緊抓著支架，依然無法避免滑落的命運。

於是，他從三層樓高的鷹架上摔落，狠狠地摔在前些日子鋪好的水泥地上。

躺在地上，他望著灰濛濛的天空，還有因重建了而嶄新的校舍，想著這所學校的校名，一反受傷的痛苦，他滿足地笑了。

即使後腦那似乎有濕熱的東西正在蔓延，即使同事們著急地圍在他身旁關心他、替他包紮傷口，但他仍舊直望著被帆布半遮著的校舍，臉上帶著滿足的笑靨。

不知道兒子回家時看到他的母校變成這副模樣會不會很驚訝？如果他知道這是由他負責重建的，會不會嚇到呢？

他還能不能聽見他那離家十多年的孩子喊自己一聲「爸」？還能不能聽見他對他說他這幾年來過得好不好？還能不能見那孩子最後一面？

那孩子走了十幾年了，到現在他才發現，他想再見他兒子一面，即使只有一面也行……在失去意識前，他是這麼想的。

再醒時，身邊少了風風雨雨卻多了個哭哭啼啼的女人。

那是他的妻子，結髮多年的妻。

想拍拍她的手問問她在哭什麼，但他卻發現他碰不到她，手探上妻子的手往下一摸，他的手卻穿過妻子的手也穿過木床，碰不到任何東西。

瞠目望著自己的手，發覺自己的手有些透明，不如從前那樣的充滿生氣，給人的感覺是冰冷且死氣沉沉的。

「吳仔……你怎麼可以丟下我就這樣走了呢？你怎麼可以？」床上的女人哭喊著也打著床上的人，敲打著他的軀體試圖喚回丈夫，卻怎麼喚也喚不醒。

他的目光隨著妻子的動作移向床鋪，這時他才看清床上躺著的人是誰，也是這時他才明

白妻子在難過些什麼，而自己又為什麼碰不到她。

他已經死了。

在看見遺體的瞬間，他也意識到這件事。

在床上躺著的，是他的遺體，頭部重挫致死的他的屍體。

怔怔地望著房裡的一切，房裡的人事物都是他所熟悉的，但現在看來，一切卻全變了樣。他摸不著牆邊的開關，無法在這樣昏暗的颱風夜為妻子開盞燈。也抓不著衣物，無法為病弱的妻子添加衣物免得她在颱風夜裡受寒。他更碰不著他的妻子，無法安慰她、和她說些話、逗逗她讓她停止哭泣。

他什麼事都沒辦法做，他只能看著這一切，看著妻子傷悲卻無能為力……

他怎麼這麼沒用！

望著不停哽咽的妻子，他在另一個世界大吼，但無論他怎麼吼、吼得再大聲，妻子仍舊聽不見。而他，也只能呆站在妻子身旁看著她哭到無力而昏睡。

妻子聽不見他的聲音，但他卻清楚地聽見妻子嗚嗚咽咽的哭泣聲。但，除了她的聲音，其它的，他什麼也聽不到了。

他和妻子從小便認識了。

如何認識她、又是何時遇見她的，那麼久遠的事他早已忘記。只記得每每一回首，就能看見她怯怯地拉著他的衣角跟在他身後。

不明白她怎麼老跟著自己，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拒絕不了她，就這樣任她拉著也跟著他。

當時的他根本沒想到，這一拉便是數十年。

現在他們人都老了，兒子生了連孫子也有了，但她的手仍是拉著他的衣角，怎麼也不肯放手。

她不肯放，但這回，他卻先放了。

望著空無一物的雙手，碰了碰妻子帶著淚痕的臉頰，屬於另一個世界的手仍然無法碰觸到他想觸摸的人，但他的手仍是探向妻子的身體，想再碰碰她、關心她。

人在失去時，才會想珍惜自己曾經擁有的。

而他現在一無所有，連生命、軀體都沒有了。直到一無所有的現在，他才後悔為何當初沒有好好照顧妻子，為何沒有好好善待她？為何沒有好好珍惜這個在他一無所有時，仍舊願意和他在一起的人？

如果可以，他想好好珍惜她，即使只有一天，就算只有一天他也願意，他想好好地珍惜她，告訴她他對她而言有多重要，她不僅是他孩子的娘，也是陪著她一起走過風風雨雨的人。

他多想告訴她這一切，多想告訴他許多平時沒和她說過的話，他有多後悔為什麼以前總顧著大男人的面子不向她說些心裡話，而讓妻子一個人孤單難受。

他好後悔……

看著妻子，他的心裡只有滿滿的後悔……

他，吳仔，十七、八歲就從家裡獨立了。

在他眼裡是獨立，但在「吳家人」眼裡，他卻是被趕出來的。

他是個細姨子，從出生以來便被人瞧不起的細姨子。

父親因為厭惡祖父母替他娶進的大房而離家出走，在離家時遇見了母親，溫婉嫻淑的母親和潑辣兇狠的大娘截然不同，秀氣溫和的微笑讓父親從大房的壓力下脫逃。直到發現母親的肚子裡有了他，父親才咬著牙將母親帶回吳家，儘管得到的是吳家眾人的謾罵和污辱，

但父親仍執意娶母親，母親也執意留下陪他。

在他出生之後，縈繞吳家的不是迎接初生兒的喜悅，而是一波接著一波不停襲來的謾罵。

罵著他也罵著母親，總說他們是為了竊取吳家的財產才纏上父親，總說吳家人沒有像他這樣的子孫。

所有的污辱他都能忍下，但他唯二不能忍受的便是他們污辱母親，更不讓他們看顧病重的父親。

「你這二房的還來這裡做什麼？不是早分完家產了，你還來這做什麼？那些田產你嫌不夠，還想來乞討是吧？」

「我是來看爸的，讓我看他好不好？好讓媽安心。」

「你爸有我們負責，吳家沒你這種不要臉又下賤的子孫，你怎麼還不快走啊你？出去出去！」

帶了些補品上大房那探視父親，卻讓人用掃把掃了出來。大房的人總認為他來是為了和他們爭財產，但以他們那樣狹隘的心理，又怎能明白其實他一點也不希罕那些田地？他只是想替母親看父親一眼，只要一眼就好，甚至要他把父親分給他的田地雙手奉還他也願意。但他們卻不明白一個做為人子的心情，將他趕了出去。

他們說吳家沒他這樣的子孫，像他們那樣貪財勢利的人，他也不認為他們是自己的親人。

被人用掃把攆了出來，又被大房一家數口謾罵污辱，甚至連七八歲的孩童也學著大人朝他吐口水、扔石子，一氣之下他便帶著母親搬到另一個村莊裡住著。

原只想和母親相依為命，但沒想到，他那總抓著他的衣角、跟在他身後的青梅竹馬竟又拉著他的衣角跟了過來。更沒想到的是，總羞怯地低著頭不敢開口的她竟會主動向他提出結婚的要求。即使他一無所有，沒有任何金錢或財產，就連房子也是向人租來，她仍願意跟著他。

想了想，讓她跟著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好，有她在，在他出門工作時就不怕沒人照顧母親。

想著，他點了頭，答應她的要求。求婚當晚，他們便成了夫妻。

那時的他完全沒想到只是一個點頭、一個應許，他和她竟走了這麼久，走了四、五十年。生了個兒子，走過了日本殖民統治、也走過了國民政府的紛紛擾擾。

曾經一起努力籌錢將孩子送到日本求學，一起在家裡守了七年就為了等孩子留學返家。即使後來他沒和妻子商量過，便將兒子和突然出現的日本媳婦，還有剛滿週歲的孫子一起趕

出家門，妻子仍無怨無悔地支持他的決定，和他一起等待兒子遙遙無期的再次返家。

現在回想才發現，妻子一直用她那雙小小的手在他身後替他撐起整個家，替他打理家裡、照顧母親和孩子，讓他什麼都不必擔心，只管安心地做他的工作。從來他都不曾注意到原來在他背後有個人一直默默地在等待、守候著他。

這樣的她，他虧欠了她多少？

虧欠了她數十年的青春年華，還有數十年的全心全力，還有更多數也數不清的恩情、親情和愛情。

這些他還不起，現在他死了，也沒辦法還了……

他的手不自覺地撫著妻子的臉頰，動作裡滿是疼惜，而他的眼神裡則充滿了不捨還有……哀傷。

死後的世界一片寂靜，他愣愣地看著妻子不知看了多久，也不知道另一個世界時間過了多久，只是一直看著也一直和妻子說話，像是在做最後的訣別般，道別著。雖然他一點也不想離開妻子身旁，一點也放心不下這跟著自己跟了數十年的小女人。

終於，妻子幽幽轉醒。

方醒的她眼神呆滯，抹了抹臉才發覺自己在哪、又發生了什麼事。望了床上的丈夫一眼，她使力撐起身子，跪坐多時的腳早已麻痺，她起身時沒站穩又摔在地上。吳仔伸出手想要接住她，但手伸了、嘴裡也喊著要妻子小心，但妻子仍是穿過他的手摔落在地。

難過地收回自己的手，看著妻子努力爬起的身影，他收在背後的手悄悄地收緊，收緊、再緊，直到指甲掐進掌心的肉裡，直到妻子平安無事地站起，他才鬆了口氣。

一直注視著妻子的他，沒發現自己沒有任何的感覺，即使指甲插進了肉裡，他仍沒有任何知覺，只是一直握緊，試圖壓抑心裡的傷痛。

是的，他仍會心痛。失去了身體的知覺但心靈的感覺依然存在，看著妻子獨自站起、滿臉悲愴地為自己蓋上白布，他是心痛的、心疼的。

以後妻子也得像今天一樣，靠著自己站起，靠自己繼續生活下去，總賴著他的妻子不知能不能好好地過日子？不知她能不能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？不知她能不能盡快忘懷他的死，好好地過自己的生活？

才過不到一天，他便已經在擔心妻子的未來，擔心妻子一個人過得不好，過得不開心，更擔心她會一個想不開吵著要找他……

他是個沒用的男人，是個無用的大老粗，只會做木工不懂得賺大錢養家餬口，只能讓妻子跟著他吃苦吃了一輩子。不僅沒給妻子過好的生活，連死後也沒有留下任何財產給她過日子……

以後妻子該如何過生活？

跟著妻子在家裡走動，他去世的消息在村莊裡傳得很快，許多工人、鄰居和親友一大早便來吳家慰問。幾個朋友和工人一同出資替他蓋了個靈堂，還請了個道士來頌經。

妻子每天都忙著招呼那些來慰問的親友，沒時間難過也沒時間平復情緒，整天面無表情

地在人來人往間周旋，堅強地打理他的後事，像是一點也沒事的模樣。

看著這樣的妻子，他很捨不得。捨不得丟下她獨自一個人先走，也捨不得她一個人在人前故作堅強，在人後卻默默飲泣。

她一點也不堅強，他知道的。共處了數十年，他一直都很清楚，也因為明白，所以他才特別放心不下。

這樣一個脆弱的她要怎麼活下去？沒有他也沒有兒子，她一個人要怎麼活？

他不知道妻子心裡有什麼決定，也沒辦法在冥冥之中幫助妻子，只能一直看著，替她擔著一顆已死的心，也只能在心裡為她祝福。

他的妻啊……只希望她能好好地活下去……只希望她能好好的。

只要她好，一切就好。

在離去的前一天，望著妻子忙碌的身影，他這麼想著。

悄悄地跟在妻子身邊好多天，看著她因為傷心、忙碌而消瘦也從牆上了日曆紙知道離他死去那天已過了七天。

這七天裡他跟著妻子走過好多地方，見到許久未見的老友，人一死以前怎麼見也見不到的朋友也陸續出現了，有的是上他的靈堂來燒香祭拜，有的是拍拍他的肩膀笑著說：「吳仔，你也來了喔。」

勉強和老友寒暄一下，他便繼續跟著妻子以及風水師爬上山坡，他不能跟得太近，不然風水師手上的羅盤會帶著妻子在這滿是墓地的山坡上兜圈子，因此他只是遠遠看著，看妻子紅著眼眶替他看地，替他選擇離家遠了些卻在父母的墓旁的山坡上，然後告訴風水師在建墓的時候記得做寬一點，因為幾年後她也會住進去。

吳仔直想衝上前賞那女人一巴掌。

妳是在說什麼肖話？妳會甲百二啦，我告訴妳！

但最後他還是沒有靠到他們身旁，只是在旁邊的土地公廟拜了拜，要祂好好觀照一下他家的笨女人。

別跟他一樣早死啦，幹。

除了替他準備後事外，她就只是坐在他靈堂前面摺蓮花，用淚水戳破紙面，一次又一次罵他負心漢、死老猴，而後又腫著眼替他點上數日未熄的香。

真的是個笨女人。

撇過頭不想再看見妻子那哀痛的模樣，不想知道自己是多麼不想離開這世間、離開她身邊。

他走了這女人該怎麼辦？

同樣的問題想了數日，即使想出了答案他也無法傳達給妻子知道，只能抱著問題守在妻子身旁直到他的頭七到來。

原本還跟在妻子身邊的他被人拉進靈堂，等待許久妻子一直沒出現，只有一名道士在靈

堂亂轉亂走，嘴裡吟誦令他心煩的經文。

頭七時，親人不能出現，以免死者因思念而逗留人間。

但吳仔並不知道這點，他只是站在靈堂、他的遺像前，桌上的飯菜一口也沒動。直到飯菜不再冒出氣息，他仍舊沒看見妻子的蹤影。他只能在靈堂前踱步，在三更半夜裡，在灑滿麵粉的地上踩滿雜沓的腳印，告知妻子他曾駐足在這，等待。

等了幾天，沒有傳說中的牛頭馬面、黑白郎德來勾魂。他便堂而皇之地繼續留在吳家、留在妻子身旁。

看著妻子在後來的日子裡拒絕了徒弟的援助，在女性無法向外求職的當時到處向人低頭只為謀得一職、為家計奔波；每日忙於工作返家後，總癱倒在床鋪上痠疼不已。儘管忙碌卻不忘在清明、重陽和他的忌日時到墓地祭拜他、和他說說話。

儘管他死後已過一年，妻子依舊沒有忘了他，總念著他也不停罵他。

「你這個死老猴——」墓地前老婦緊握著香對墓裡的人說道，即使聽不見妻子的聲音，但他看得出妻子身體依舊硬朗，不再似他在的時候那樣虛弱。

站在自己的墓碑旁，看著妻子的嘴形，他大概懂了妻子在說些什麼，也大概猜得到妻子接下來會罵他什麼。大概又是罵他沒良心丟下她先走吧……

「你知道嗎？兒子昨天回來了，還有我們的孫子，那時候還只能抱在懷裡，現在長得都比我還高了……」小聲地唸著昨天見到的情況，想起昨日得知父親已逝的消息、淌著淚失神的兒子，早已不再為丈夫哭泣的吳母又紅了眼眶。

我知道，昨天那個笨兒子哭得像沒了老爸一樣，窩囊得要命。

忘了自己的回應妻子看不見，吳仔在一旁點頭表示自己的意見。嘴裡也喃喃叨唸那個執意要跪上七天七夜送他最後一程的兒子。

靠天，林北這尊大神又不是隨隨便便他說送就走的，那個笨兒子是在想什麼？在沒等到他要等的人以前他是不會走的啦！

揚起鼻子哼了幾聲，吳仔依舊跟在妻子身旁、依舊守著她。

直到那天，接受到她虛弱卻清晰的瞪視，在妻子模糊的身影自她身上飄起、浮在他身旁時，他欣喜卻也心痛。壓下一切情緒，只能故作惡質地、用腳踢了踢因捨不得離開兒子而哭泣不已的她，然後說：「哭完了沒有？哭完了就起來啦！」

起來繼續拉著他的衣袖跟他一起走，讓他可以和從前一樣牽著她的手走遍大江南北。只是這次，牽住以後他就不會放手了。

隱藏所有對妻子想說的話、那些即使死後他也說不出口的話，他開心地笑著牽起妻子的手，帶她回到自己的墓地，回到他們新的家。

等到自己想等的人，吳仔不再逗留於世。

昔日的留魂，有了回歸的方向。